

中興詩叢

你在那兒

王 采 著



中興出版社印行

中 興 詩 叢

第 一 集

(創作)

你 在 那 兒

王 采 著

中興出版社印行

目 錄

自序.....	1
你在那兒？.....	7
開花的土地.....	14
畫家的夢.....	22
火，在黑夜燃燒！.....	29

我第一次看到海·····	37
自傳·····	44
沉默的時候·····	51
總有這一天·····	58
我要回來，北方！·····	65
反擊·····	75

自序

我不是詩人，更不敢像那些住在洋樓上喝牛奶的「庸俗」文藝家們一樣標榜自己是人民詩人。我僅僅是一個時代的平凡的受難者，好像任何一個失去生活基礎的飢民似的，在難以忍耐的飢餓，迫害，羞辱，和人們殘酷的眼睛下面，默默地走着被歷史所肯定的

（也是自己所肯定的）文藝創作的道路。

我總覺到一篇「詩」的完成，就應該是一個「人」的完成，有怎樣的完整的人，才會有怎樣的完整的詩。所以，詩的本身，就應該是一個人對人生熱烈追求的精神狀態的高度昇華。當我們的行動和意識觀念還沒有真正和在人民中間發生的事件起得對流和凝結的聯繫的時候，（這個，應該是我們向前突進的唯一的目的，）也就是說，在我們還沒有完成產生代表人民生活作品的許多條件的時候，只是在「形式主義」或背述教條的「公式主義」裏面鑽牛角，除了浮光掠影的描寫人民一些表面的生活情景以外，絕不會產

生出代表人民的好作品，因為形式主義或公式主義，
只是產生「偽造」文藝作品的唯一的溫床。

實實在在的說，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的作家，或多或少都還保留着舊社會遺傳給我們的毒素或尾巴；如果還沒有把這種毒素剷除，和把尾巴剪掉，不管用怎樣美好的貼着「進步」商標的脂粉，來裝飾自己醜惡的嘴臉，也不會變成天仙一樣美麗。莫非一隻猴子帶上人的面具，就會變成人了嗎？——只有真正的「人」，才有真正的「文藝作品」。

在今天整個文壇上，無疑的是一個大混亂時期，
有一些人正大聲疾呼的提倡猴子似的「面具主義」。

他們根本不理解一個「戰略」指示的本質，地域情勢的不同，和「對象」的區別。其實細細的研究起來，他們骨頭裏面，並不是爲了什麼文藝不文藝，而只是爲了向強大力量獻媚和投機，那幅醜態，真叫人嘔吐三嚥。這個，對形式與內容統一的，與整個歷史動向有着密切關聯的舊現實主義，不但沒有給予絲毫推動和發展，却執行了某種「取消政策」。

我這本小小的詩集，嚴格的說起來，並不能算作是「詩」。由於自己的認識和意識觀念，還不能像鋼一樣的健康，所以沒有敢用「公式主義」者的手法，以自己的政治概念，去污蔑人民流淚的生活；也沒有

敢用「形式主義」的技巧，以什麼「方言」或「大鼓詞」一類的文筆，很滑稽的描繪人民生活的草屋或田野。我只是把作為一個人的，或散兵的向前突擊或追求，痛苦與反省，不斷的克服過程，一點一滴的很真實的寫了出來。那麼，這到底算不算詩呢，我不願意多說什麼，讓讀者去批評吧！

我想了又想，這個詩集和我所說的這些話，也許會被某些，專以「指示」為業的文藝家們，認為這不是應景的宣傳文章，吃力的用土製的「哭喪棒」敲一傢伙。可是，「初生之犢、不怕虎」，棒子是嚇不倒人的！

王 采 一九四八，四，卅一日，

你在那兒？

在這廣大的，虛幻而又真實的世界裏面，

我記不起我是誰，

我不能對自己的姓名和籍貫說出一個明確的含義，

我也忘記了這個社會所給予我的卑微的身份，

我僅僅感覺到我是一個真實的「存在」，

和一種巨大的力量使我鐵一樣直立——
哦，血激盪着我的胸脯，
焦急的，喝愈的火燒炸我的心臟！

這是一個濕潤潤的冬天的早晨，
有羞怯的陽光染紅屋頂，
有黑色的鷹在透明的天空吹響口哨，
有乳漿似的霧氣，
淹沒了土地邊沿上的林子和村落。……

我穿著髒穢的服飾，

蓬鬆着蒙滿塵垢的長髮，
像石器時代出現在林莽中的原人一樣，
傲然的，孤獨的走在遺城池裏面！

在懸崖峭壁似的建築物下面，我走過，
在那比洞穴還陰暗的狹巷，我走過，
在五顏六色的商店的櫺窗前面，我走過，
在喧騰的人羣的肩與臂之間，我走過，
我像一粒小小的細沙(而也是一個冒險的精靈)，
在這浩瀚的大海，
繞着湧動的浪花浮起和沉落！

啊，

你在那兒？……

我睜着浸滿分泌液體的酸澀的眼睛，
從每一個打開或關閉的門口尋覓你，
從蜂巢一樣密集的窗洞尋覓你，
從街道上永遠走不完的行人裏面尋覓你，
從這城市的每一個神祕的角落尋覓你，
我的繚亂的意念企圖把每一個人雕成你的形像，
而人們的眼睛充滿忌憚和狡詐，
我徒然的默默的俯下首來！

你的正直而嚴肅的容貌，
在我的焦急的渴念的心情裏面，
閃現出少女一樣潔淨的柔美，
閃現出綠林豪傑在百步以外取下敵人首級的姿式，
閃現出第一個敢說地球是圓的人的聲音，
閃現出一片光，
一片火！

你，就是理想的高度的昇華，
你，就是「美」與「善」的整體，
你，就是弱者倒下去而又爬起來的唯一的力的支點，

你，教育了飢餓的亞細亞的子民，
以罪惡軀的血作為飲料！

我的愚昧的眼睛雖然不能像X光一樣，
透視每一個鋼骨石門汀的建築，
和每一所破舊的房屋，
而在朋友們和市民們的喋喋私語裏面，
我確實知道你已經來到這裏，
伴隨着所向無敵的，
像見伯陽一樣領導的軍隊！

你住在那兒？

這無邊的城池，

真像一片浩瀚的海呀！

在這淒涼的冬天的早晨，

我帶着滿懷渴念的心情，

傲然的，孤獨的走在街上，

僅僅爲了再一次明聽你的召喚。

你知不知道啊！……………

一九四七，十一月下旬。